

贵州弹词彙編

17

(研究本)

貴州省文化局編
貴州省文聯

228.1

貴州彈詞彙編

17

(研究本)

1962.9.

目 录

意 中 緣

第一出	画謀	(2)
第二出	自媒	(缺)
第三出	露丑	(11)
第四出	沉奸	(24)
第五出	垂帘	(35)
第六出	返棹	(46)
第七出	赴任	(51)
第八出	遣媒	(55)
第九出	誑姻	(62)
第十出	託婚	(71)
第十一出	見父	(80)
第十二出	会真	(84)

无 瑕 璧

第一出	辞墓投亲	(93)
第二出	二堂叙别	(101)
第三出	陈隆阻学	(112)
第四出	咏月調情	(118)
第五出	闾房逼婚	(129)
第六出	观灯传情	(137)
第七出	平桥步月	(145)
第八出	书訂終身	(159)
第九出	逼女遇救	(170)
第十出	哭鞋避难	(179)
第十一出	路救收子	(193)
第十二——十五出		(缺)
第十六出	探舟	(203)

人物表

第一出

是空——付
楊云友——旦
楊文錦——老生
何剝皮——淨

第三出

黃天監——丑
梢水——介
妙香——貼旦
楊云友——小旦

第四出

是空——付
黃天監——丑
楊云友——小旦
妙香——貼旦
梢水——介

第五出

妙香——貼旦
买画人——末、付等
楊云友——小旦
黃天監——付

第六出

楊云友——小旦
妙香——貼旦
黃天監——丑
梢水——介
邻居——老旦

第七出

楊文錦——老生
董其昌——正生
長班——付

第八出

江怀——末
媒婆——老旦
楊云友——小旦

第九出

江怀——末
陈眉公——生
家院——介
林天素——花旦、小生
妙香——貼旦
楊云友——小旦
媒婆——老旦

第十出

江怀——末
陈眉公——生
林天素——小生、花旦
家院——介
妙香——貼旦
楊云友——小旦

第十一出

楊文錦——老生
家院——介
林天素——小生
楊云友——小旦

第十二出

董其昌——正生
馮喜——付
家人——介
債相——付
楊文錦——老生
妙香——貼旦
楊云友——小旦

第一出 画 謀

付 (唱) 空門寄迹十余年，
不靠弥陀不靠天。
单靠一双識貨眼，
賤收古董卖湖边。

(詩) 借画戏娇娃，
想她做渾家；
若得成佳偶，
削发又蓄发。

貧僧是空和尚，原籍京都人氏。只因犯了王法，逃亡在外。誠恐有人認識，只得削发为僧，来至杭州，开了一个古董鋪子。全凭我那双識貨的眼睛，認得些古董字画，貴卖賤收，不上数年，便积有数百金家产。如今正要打算还俗，娶一房好渾家，不想此处新出了一个美人，是个穷秀才的女儿，叫做楊云友。不但姿容絕世，文艺精通，又兼画得一笔好画。她摹仿董其昌的山水，一些也不差。我常常买些白絹，送些笔資，央她画了，放在鋪中，作为寄卖，再沒有人說是假的。我常借討画为名，打扮得齐齐整整，去到她家走动，拼着些細磨功夫，前去挑逗于她。万一弄得到手，凭她那一支笔，便可以受用一生了。昨日曾送有一幅白絹去画，今朝打扮齐整，且帶上几两碎銀，去到她家走走則可。

(唱) 昨夜曾把衣薰透，
今朝剃个光光头。
僧帽用的青湖縐，

僧衣扯的藍紡綢。
僧鞋金線來鎖口，
你看風流不風流。
因此間出個佳人楊云友，
才貌雙全世難求。
不但女工能刺綉，
兼通詩畫賽杭州。
因借討畫常去走，
應變隨機用計謀。
準備香餌安排就，
要把魚兒釣上鉤。
佳人若還弄到手，
只凭她一支筆幾度春秋。
非是我妄想成佳偶，
常言說佳人愛比丘。
一面想來一面走，

旦 (唱) 楊云友獨坐暗綢繆。

(詩) 停筆倚綠窗，
獨坐轉愁腸；
無力購羅綺，
人言喜淡粧。

奴乃楊氏，小字云友。不幸母親身亡，無力安葬，只得停柩在家。如今只有父女相依，謀生無計，兼之父親欠債甚多，每日被人追討，難听那般言語。是奴自幼粗通翰墨，略曉丹青，雖然得些潤筆之資，以作日用之費，無如千瘡百孔，哪里補救得來。現值天寒歲暮，家無宿糧。爹爹出門謀館去了，未知成與不成？昨日是空和尚，送有一幅白絹在此，不免替他畫了出來，也得些須

笔資应用。只是奴滿目凄凉，这又画个什么景致才好？

（唱）未曾提笔暗綢繆，

反将这賞心乐事变忧愁。

手执羊毫眉頻皺，

倒叫奴对景伤情泪暗流。

想如今乃是寒冬时候，草木零落，奴只好画些枯木竹石罢了。

（唱）只画得枯木竹石如人瘦，

点綴些茅舍竹篱景更幽。

也罢，就将我这間茅舍画在上面，作个貧家小照罢了。

（唱）画間茅屋风穿透，

牵蘿难补冷飈飈。

这門外画个老翁扶杖走，

这窗內画个貧女执笔愁。

溪边不画垂楊柳，

画几笔残桥断未修。

非是我不添两笔去补救，

只怕有索債人来在岸头。

画罢之时頻搔首，

題几句詩儿写心忧。

画已完毕，待奴先題詩句，后再落款。

（唱）茅屋风透壁全无，

吹得詩腸别样枯。

呵冻自传蓬戶影，

也堪补入輞川图。

哎呀！倒是奴家差矣！他叫奴仿董其昌之画，我怎么題写自己的詩来了？倘若被人看出破綻，那时又如何措詞？这如今要落董公的款，这画与詩又不相合；要落自

己的款，他又断然不要。这便如何是好？咳！我想那是空和尚，不通文理，就落董公的款，他也看不出来，就是如今买画之人，也没有几个识者。待奴写来：

（唱）落罢款来自綢繆，
为人作嫁枉搜求。
借笔墨虽把燃眉救，
冒名假款也增羞。

我想那董思白，不知是怎样一个人儿，就这样多才多艺。如今仕宦之中，学书学画之人尽多，只是下笔就叫字，落墨就叫画，哪个象他的翰墨文章，样样出色。又想他那位夫人，不知修了几世，才配着这一个才子。象我这样绿窗贫家之女，便做他一个捧砚侍妾，亦愿足矣。但只是，不知他是几时的人？如今可还在世？我怎么无端儿想起他来了？

（唱）才子福、难消受，
无端妄想赋好逑。
痴心何故说出口，
真个是闺中无人不怕羞。
绿窗叹坏杨云友，

末 咳！可叹吓可叹！

（唱）杨文锦归来丧气又垂头。
我只说戴月乘舟作钓叟，
又谁知水冻无鱼枉下钩。
来至茅屋把门扣，

女儿开门来！

旦 来了！

（唱）云友开门问根由。
爹爹回来了，谋地何如？

末 不成，不成！
旦 为什么不成？
末 儿吓，你哪里知道，听父说来：

（唱）提将起、也慚羞，
一家館地儿人謀。
約父沒有拿云手，
先被那捷足之人早登舟。

旦 原来是被人先謀去了。
末 这都是关乎为父的时乖运蹇，却怨誰来。

（唱）时不来、运也休，
何日放下一肩愁？
堪叹我黄齏淡飯难消受，
蒼天何苦困儒流？

旦 爹爹，又道說貧乃士之常，又何必如此感叹。

（唱）劝爹爹、莫怨尤，
顏回陋巷又何愁。
君子遇穷要固守；
时来文光射斗牛。

末 （唱）非是为父把气呕，
世态人情也堪忧。
累我儿同把飢寒受，
被人提及也慚羞。
父女感叹不絕口，

淨 （唱）何剝皮討賬怒盈眸。

（詩）人穷心不善，
借賬打誑騙；
只想学賴毛，
全不顧体面。

来此已是楊文錦家，待我叫門来。老楊在家沒有？

末 儿吓！你听，要賬的来了。不得銀子还他，为父不便出去，我儿答应他，不在家中罢了。

旦 女儿知道。外面何人叫門？

淨 要賬的！

旦 我爹爹方才出外去了。这几天手中不便，改天就送过府来。

淨 这样凑巧，又不在家。

末 (噴嚏)：

淨 明明躲在房中，怎不出来会我？

旦 真不在家。

淨 适才难道是狗打噴嚏，待我进去瞧瞧。

末 噫噫噫，你怎么闖进我的內室来了，真真不成体面！

淨 好体面、好体面，男子欠賬推家眷！誰人传你好方法，做个老将不会面。可笑吓可笑！我笑你枉自是儒流，头上方巾不盖羞。

末 不瞞你說，我今无銀还你，故尔无顏相見。等我老运亨通，自然本利相还。

淨 你說此話，真是遙遙无期。若要等你时来后，除非是海变桑田把賬勾。你有这样一个标致女儿在家，怕沒有銀子还賬？

末 她是一个女儿家，怎么帮父还賬？

淨 她怎么还不得？待我說与你听：

(唱) 父債子还古来有，

无子有女也不愁。

令媛生来多聪秀，

倒不如将你門面改青楼。

末 呸呸呸！你在滿口胡說！你要銀子，也該說些好話，为

何这般放肆？我做秀士之人，岂容你糟蹋于我？

淨 常言道：該錢如管下。你无錢，我还要罵！

末 你要罵我越不还！

淨 你越不还，我越更要罵！

末 你有神气，你罵！你罵！

淨 你听我罵来：

（唱）何剥皮、把桌捶，

开言大罵吼如雷。

欠人債，賬面不会，

反来借故說是非。

末 （唱）听罢言来怒双眉，

为何擅入我深閨？

相公岂是无才輩，

少时送官把你捶。

淨 （唱）穷汉說話真无味，

你将大話来駭誰。

无錢休想把兵退，

除非是你死我亡才回归！

二人吵鬧多一会，

付 （唱）是空进門来解危。

楊先生为何与人爭嚷？这位是誰？

末 就是帳主。

付 請問閣下，楊先生欠你多少銀子？

淨 当初借我五十两，三年本利未还，后来补算合成一百两，每月五两利錢。如今他分厘不还，叫人恼也不恼？

付 将本求利，怪你不得。但他是一个斯文之輩，不該辱罵于他。

淨 今朝若无銀子，莫說辱罵于他，我还要打他。
付 不必伤了和气，貧僧自有道理。我今帶有銀子前來，替楊先生暫還月利，且請收下。

淨 難為師傅解交，今朝我且回去，到二個月再來索取。有勞！有勞！

付 好說了。

末 今朝若不遇師傅前來解勸，我定要受他凌辱了。

付 他是個粗魯之人，哪知道敬重斯文，不要與他一般見識罷了。只是一件，這項銀子也要設法還他才是。利上加利，怎么當之得起！

末 師傅所言極是。只是我所欠之帳甚多，不止一處。如今我又不處館，每日七件，單靠我女兒這點筆資，哪里還有餘錢還賬。

付 這樣說來，真真難處。

末 唉！我的處境，不止如此。師傅請坐，听我道來！

（唱）沒生活剩一雙空空妙手，

無家產哪里有半畝田疇。

一支筆聊鋤着爺兒雙口，

怎能够積餘錢還欠債，

毀新書焚舊契把孽賬全勾！

禪師傅！莫說債不能還，就是亡妻之靈柩，尚停在家中，還未曾落土。

（唱）看堂前冷清清停着靈柩，

愁只愁尸暴露怎能得收？

謀事業東不成西也不就，

這殘骨到何日才葬荒丘？

付 楊先生不必這樣悲傷。貧僧有句肺腑之言奉勸，只恐唐突，不便啟齒。

彼此既為知交，有話何妨指教。

觀看老先生的令媛，年已長成，何不尋個門當戶對的人家，送她早些出閣。令媛有這樣好的人品，又有這般才藝，就多取點聘金，也不為過。那時債也可償，喪也可舉，豈不兩便？

我一向也有此意，只是一個做體面的人家，怎麼賣女還賬、受聘葬妻？

又道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咳！事到如今，這口餓氣也爭不來了，將來畢竟要歸這一條路。老師傅常在翰墨場中走動，往來的都是富家兒郎、官家公子，若有相當之處，就請老師傅代為作伐。

如此，貧僧記下。只是我們出家之人，不便為媒，這又如何是好？

這是一片慈悲，有何妨礙。

承教了。

（唱）貧僧在翰墨場常常行走，

結交的都是些官宦儒流。

今承命托區區尋覓佳偶，

定揀個貌潘安才子建，

富陶朱貴趙孟風匹鸞儔。

出家人不吃他謝媒喜酒，

老先生不費你招郎彩球。

就是那迎親的仆從人手，

也叫他自備着錢鈔相酬。

貧僧這裡還有十兩銀子，一齊留在這裡動用。

這個如何使得？方才那兒兩銀子，當作小女筆資，還受之有名；這十兩銀子，乃是无功之祿，怎好領受？

先生不必拘泥，少不得還要求畫，今朝權且收着，後來

再为算清，有何不可。
如此說来，遵命就是。
昨日送来那幅白絹，不知可曾画好？
待我取来。禅师傅拿去請看！
画得好好好，詩也題得妙。只是可惜可惜！

（詩）聞君苦語暗消魂，
不覺緇衣有泪痕。

末 （詩）为我心忧誠知己，
从此刻骨并銘心。

付 先生何出此言？貧僧告辞了。
末 奉送。

付 咳，可怜吓可怜！

末 （唱）我見他唧唧噥噥出門庭，
都是怜貧惜苦声。
雪里送炭真情性，
慈悲畢竟出空門。

此一回画謀怀情隱，
下一回自媒把計生。

第三出 露 丑

丑 （唱）巾服改換文滔滔，
假充名士伴多娇。
只恐洞房学苏小，
詩句无人代推敲。

（詩）渾身換服色，

打扮做娇客；
洞房花烛夜，
看得挨不得。

小子黄天监，乃杭州人氏。不幸双亲早丧，小子孤身一人，自幼来爱饮这杯黄汤，自己又无一技之长，至今只落得胡混过日。只因是空和尚，要娶杨云友为妻，央我作个替代，假充名士董其昌，与她成亲，娶过船来，即便开往京都而去。新人业已到来，不免吩咐梢水开船去吧。梢水，快快开船！

介 知道了。

丑 妙香，快摆酒来，待我吃了好去睡觉。

贴旦 酒席早已备齐，请老爷畅饮。

丑 夫人，如今船中没有别个，还须宽饮一杯，助个高兴吓！你怎不掉过脸儿来！夫人放大方些，何必作此闺中之态！好好好，夫人你既不来，待我来将李白诗句，改换三字，做个“举杯问花烛，对影成三人”。待我自斟自饮。

贴旦 这些文不消款，恐怕款戳拐来。

丑 若不款勾把文，怎样充得名士。你不用管，快看酒来！

（唱）得便宜、且便宜，

独酌倒还称心机。

可恨妙香不知趣，

没个眼色看端的。

你这丫鬻好不中用！叫你斟一杯就斟一杯，不叫你你就不斟，斟又不肯斟满，吃得我喉咙里作痒起来。好不难过！倒不如将酒壶放在旁边，待我自斟自饮。我想今日之事乃是好事，又道说好事成双，待我吃个双杯才是。

（唱）将酒壶桌上来放起，

自斟自飲才便宜。

連二趕三不歇氣，

一杯杯斟來仍費力。

吃一個長流水兒才爽利，

待我來做一個邦有道——咕，邦無道——咕！

（唱）可恨這壺空酒干無點滴。

做新郎只圖一個醉而已，

說甚么倚翠偎紅赴佳期。

貼旦 （咳嗽）

丑 我金榜題名之時，都不曾得象今朝這場痛飲。趁此酒興正濃，不如領略些睡味去罷。

貼旦 （咳嗽）

丑 唛吓，去不得呀，去不得！前日是空和尚曾與我說過，只許我做新郎，不許我入洞房。況有妙香一旁看守，這個如何去得，各自點燈睡覺去罷。待我假意說上一聲。夫人！今朝日子不甚吉利，只因下官去得急，所以草草迎親過來，不便成其大禮。等待到了家中，另選吉日，再為完婚。妙香！點燈送我去至前艙，再來服伺夫人。

貼旦 知道了。

小旦 咳！我當初只道這董其昌，既有其才，必有其貌，不知是怎生一個風流人物，却原來是這樣一個俗子。貌既不揚，言又粗油，我楊云友錯配了這段姻緣了。

（唱）嘆紅顏、薄命多，

說甚么佳人才子兩諧和。

這是奴家先差錯，

不該把他詩畫學。

只道他既有其才貌必可，

又誰知言語粗俗貌更油。

明朝将他来試过，

看他內才竟如何？

且喜今宵不得与他成亲，等待明朝試他一試，若无真才实学，奴拼着一死罢了。

貼旦 夜已深了，有請夫人安宿。

小旦 你各自去罢，不必在此候着。

貼旦 知道。

小旦 咳，我楊云友好苦的命吓！

（唱）对孤灯、夜无眠，

洞房花烛反凄然。

自幼怜才心一片，

今朝有誰把我怜？

奴在此間无人伴，

想起爹爹更愁煩。

父只說有女不愁桑榆晚，

哪知女儿入套圈？

一夜愁眉并泪眼，

霎時間东方既白鳥雀喧。

紅日半窗人意懶，

聊为梳洗坐床前。

想奴昨日下午，見新郎那副面孔，听他那般言詞，心中十分不快。今朝我将笔硯安排在此，待他进来，面試一番。他若是內清外浊，奴家只好忍耐些罢了；倘若他才貌俱无，那时再作計較。

丑 （咳嗽）妙香，泡壺好茶送到后艙去，倘若夫人盘問于我，你在旁边必須見机行事，莫等我露出破綻出来，坏了是空和尚的大事。

貼旦 我晓得了。